

澳門 楊呈昱 著

神 鴻

澳门 杨星显 著

神 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北京

神 渦

澳門 楊星昱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20 $\frac{7}{8}$ ·467,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社目：增185-083⑥

统一书号：10309·185

ISBN 7-5057-0028-6/1·10

定价：4.10元

谨以此书
献给

热爱香港关心香港
命运的广大读者

DO 121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楊星顯

第一章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四月的一天中午，一辆时下最新款式的平治房车，沿着香港九龙著名的弥敦道向启德机场方向风驰电掣般驶去。

先是擦过伟烈银行的总行，门前那对象征着这家百年字号的威武的石狮子象饮醉酒似的，摇头摆脑，一闪便飞了过去。然后是同属于英国人的吉士打银行、丰利银行，属于美国人的万年通银行、长通银行、世界商业银行，法国人的巴黎银行，日本人的富士银行，本地华人的粤东信托银行、丰隆银行、金安银行，还有那大大小小的林立的财务公司，都闪了过去。

那大门左右摆着玻璃饰柜，里面安放着一象美女眼珠子般大大小小钻石的金铺珠宝店；那招牌林立，上面漆了中英文字的洋行、贸易行；那在门前贴着大幅彩色半裸美女照，灯饰缤纷夺目，摇摆乐撩心荡魄的夜总会、舞厅；那惹人遐思的按摩院、浴室……

那人头涌涌的超级市场、商场；那小一点的，站在柜台后面的老板瞪大眼珠仿佛要把路过门口的行人钩进去的电器行、眼镜铺、影相铺、皮鞋铺、时装铺、士多或杂铺……

那走在人行道两旁的，是穿着西装、唐装、恤衫、外套、羊

毛背心、迷你裙、长筒羊毛袜、西绒大氅、尖嘴短嘴阔嘴皮鞋布鞋凉鞋的人们。在这初夏季节，人们象赶来参加时装汇演似的，形态各异。有的象鬼赶着快走的，有悠闲地仰着头低着头的，有叼着烟的，搽着红口唇的，也有营养过多，缺少活动、肥头胖脑、满面涨得通红，血管似乎承受不住血的压力要爆开的。这些人就是那些日挨夜熬的，每日拼足十二小时，面青唇白的纺织工人、店铺工人、地盘（指建筑工地）工人、商行洋行的阔佬或职员以及干着各种行当的人们……

最后，这辆银白色的平治房车擦过弥敦道末端的香港当局公署大楼，车尾卷起的一阵尘土，直冲向大楼上面的——仿佛一对蓝眼珠在转动着、俯视钳控着这下面所有的一切，来自大西洋彼岸异国的，在中国南海之滨这块中国土地上飘动的“米字旗”……

房车在一个航空公司办事处的门口陡地停下，一个脸上有疤痕、年约四十的男子“霍”地跳下车来，他咬紧牙关，脸色铁青得可怕，他象一头刚出笼的老虎向航空公司的门口扑去，跟在他后面的、年纪较大一点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子，不得不把本来沉缓的步子加快，踉跄地跟了进去。

“说！当时情形到底怎么样……你说呀！”

前边的男子一步冲上前去，把航空公司派出来接待的一位经理的圆领猛地揪住，几乎要把它撕开了，他睁着血红的眼睛吼着，脸上那道疤痕因极度的哀伤与愤怒涨成淤黑！

“你！你……你是……”

· 航空公司接待经理给扯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地嚷着。

“云镛！冷静点……”

跟在后面的戴眼镜的男子眼看势头不对，相帮着，把暴怒

的男子扶持到一边坐下。然后他扭转头去，对接待经理说：“他是这次空难事件死难者赵小秋女士的丈夫，李云镒先生！我姓杜，东方机构经济顾问，陪着李先生来的，失态之处，请多多包涵。”

接待经理的眼睛立刻瞪圆了。

“他！就是东方机构总裁李云镒先生？……啊！哪里！哪里！遗属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敝公司出了这件不幸事，万分抱歉啊……”接待经理弯着腰，恭敬地连声说。

“够了！别说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呀！你是哑巴么？”

李云镒咬牙切齿地吼着。

这暴雷似的吼声把接待经理发条般动着的舌头立刻刹停了，他拼命的深吸了口气，总算镇静下来了。他掏出一张“失事报告”，机械地念了起来。

“二〇四号班机下午一点四十八分从香港开出，沿途顺利，下午三点零五分之在台北机场着陆，三点十五分飞机重新升空，向西南方向飞行。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左右，飞达台中与高雄之间的阿里山玉峰一带，飞机突然发生意外！……据当地的目击证人说：他在玉峰山附近放羊，突然见一架飞机拖着浓烟，向台中方向缓缓滑行，片刻后，这架飞机又传出鸣枪般的声音，接着就有火光冒出来，一霎间，飞机翻起筋斗，浑身着火，象一头通红的怪物扑撞下来，然后，又听闻一声闷雷般的声音在玉山附近传了过来……据现场调查，飞机是在失事后撞山爆炸，客机坠毁，碎物散落现场方圆二英里，整部机身除烧焦的发动机及一节机尾稍为完好外，其余的部分已没法辨认。死难者的衣物行李，大多成了碎片，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遗落在深谷。死难人数据统计二十五人，死难者的遗体，仅有八具较完整，其中一个男子，右手捏住一个印了“FOV”字样的酒瓶盖；另一个

女子的头上，有一条金链，金链上刻了‘李、赵’两个中文姓氏……”

“够了！鬼东西！让你来念文艺小说么！”李云镛暴怒地猛地跳了起来，打断接待经理的话。对方机械的麻木的腔调，把李云镛激怒了，“李、赵”两个字眼又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这时已被哀伤、愤怒所淹没，因而变得非常敏感，稍不顺耳，就会抑止不住地暴吼起来。

李云镛气势汹汹地咒骂着，手指头几乎戳到经理的鼻子上！他咬牙切齿地缓缓地逼上前去，双手张开，狞笑着凄厉地吼叫着：

“……人命！这是生蹦蹦的人命啊！你这个航空公司是干什么吃的？是开豆腐店么！你聋了么？哑了么？鬼东西……”

李云镛的脸色非常可怕，他的神情，就象要把面前这个接待经理活生生地撕开似的。

接待经理面色苍白，冷汗渗满了额头，一步一步地惊惶地往后退、退……

第二天，在香港各大报章上，在一个大“讣闻”字的粗黑色方框内，刊出了一则讣告：

亡妻李氏赵小秋痛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台北空难事件天逝遗体奉移香港殡仪馆谨择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半在该馆大殓随即出殡并于李府奉设灵堂追悼亡魂哀哀此讣

夫：李云镛

子：李锐 李文

胞妹：赵小兰

堂妹：李雪梅 堂妹婿：沈松柏

暨东方机构仝人

泣告

.....

这篇讣告，是李云镛自己动笔撰写的。办完这件事，他把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东方机构经济顾问杜仲谋扯来，要他代表他主持丧事的一切杂务，然后，他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这是他的私人禁地，谁也不敢随便走进去。

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始，闻迅赶来致祭的亲朋便络绎不绝，但谁也见不着李云镛，杜仲谋把他们一一请往香港殡仪馆去。

在香港殡仪馆里，摆满了香港各界人士致送的花圈，挤满了参加丧礼的各界名流绅士。李云镛的大儿子李锐、二儿子李文这两个小娃娃由死者的胞妹赵小兰扶持着，站在主家的位置，向前来致祭的人客答谢。但在这个场合里最重要的人物，死者的丈夫李云镛却意外的没有露面，作为他的代表的杜仲谋，不得不先费着唇舌，向一些显要的来客解释着什么。

大礼堂的正前方，在花圈丛中，摆了一具时值九万元的檀香木灵柩，木灵柩上面，覆盖了一张雪白的、织了十六间戏院图案的锦缎，这据说是东方机构名下的东方纺织厂的十多位女工连夜赶制出来的。

十点三十分，司仪唱号，丧礼仪式开始。这时，李云镛突然出现，他的眼窝深陷，短短的二天二夜时间恍惚衰老了十年，他紧抿着嘴角，谁也不瞧，匆匆地穿越过几重的人群，走到主家的位置，便默默地垂下头来。

司仪又唱号了，所有的唁客肃立，悲凄幽怨的哀乐绕着默哀的人群回荡。

十一点三十分，大殓仪式开始，唁客们轮番瞻仰死者的遗容，有人摇头，有人伸手抹泪，有人呜咽抽泣，有人失声痛哭。

然后是遗属进行“运财”仪式，各人由李云镒领着，绕着灵柩步行三周。

李云镒默默地垂头急走，望也不望灵柩，但当他转到第三圈的一半时，他的脚步蓦地停下，他的眼珠象凝固了似的落在灵柩内亡妻赵小秋的遗体上。

赵小秋的遗体，是李云镒亲赴台北雇专机运回来的。遗体已经过精心的化妆。在灵柩内躺着的赵小秋，盖了一幅她平日最喜欢的绣了上海大钟楼图案的软绸；她那圆而火般亮的眼睛轻轻的闭着，更显露了她的刚强背后的女性柔顺的一面；她的两腮胭红，嘴唇柔柔地合着，仿佛在熟睡中绽出甜蜜的嫣然的微笑；这笑，包含了她在一生的辛酸岁月中，对事业不懈追求而终于达到的成功的喜悦，又仿佛在喃喃地倾诉：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不再怕夏日的烈焰，也不再怕冬日的狂飙，因为我已做完了世上的事务，而终于回家来了……

这倾诉，别人听不到，但李云镒却听得清清楚楚：“小秋！……你跟我二十多年，你得到了什么呢？……”李云镒在心头呜咽了一声。

这微笑，这在赵小秋脸上难得一见的极温柔的笑容，别人瞧不见，但李云镒却真切地看到了。他的心剧烈地抖颤了！这笑容，分明是他们在上海新婚的这一夜，当他们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在一间简陋的租来的房子里默默地相对片刻，然后紧紧拥抱住时，她脸上所绽出的笑容。

二十多年前，赵小秋这个年方十八的上海之江大学的女学生，居然瞧上了他这个寒酸的路边档小贩，不顾父母的哭喊怒骂，毅然地嫁给了他这个穷小子。打这一刻开始，在他心目中，她就好象是一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桑蚕，从她的心田里源源不绝地吐出金色的丝线，永不止息地在他联结着通往成功的绚

烂的纽带。

他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他和她结婚四年后的一天黄昏，他身揣着二十块港银元，和她一道跨过深圳木桥的一霎间的情景。那时，她这位第一次离开上海远行的上海土生少妇，竟难过地哭了。当晚，他俩到达父亲李福如在新界锦田的自建的泥屋。三个月后，李福如这位自小离乡背井，从上海辗转流落到南方落脚的七十岁老人，便在忧伤与期望中去世了。李云镒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父亲喘着气说的那一番话：

“孩子！你阿爷也是在这个地方被英国鸦片商打死的，是我送他的终。他临死时对我说：鸦片害人哪！他们还为什么要运来害咱们中国人？我就是说了这句话，他们就把我拉去了！他们说：他们是太阳之国，哪里有日光照到，他们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谁不听他们的话，就把谁吊在桅杆上晒太阳……他们厉害哪！你往后不要惹他们了！你要把我的话藏在心里，辛辛苦苦也要挨下去！这间屋子是我的，这块地是我开荒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人的……阿爷的话，你……你记住了……”

这位老人，在屈辱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到他最后对儿子说了这番话，就嘎然而止，永远沉寂了。

这以后，在新界港湾的一家古旧的电影院，一个土布土衣的青年男子，在给那些穿红着绿的少爷小姐们亮着手电找位子；在满头大汗的放着幻灯片，一面用带上海口音半咸不淡的广东话费劲地解说着内容。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挨回那间破旧的泥屋，一个同样是土布土衣的少妇，把一碗咸菜豆腐汤递到他手上，说豆腐咸菜汤清心火，一面拧了一条热毛巾，替他擦去脸上汗凝的盐渍。

这以后，这位土布土衣青年，在电影院结识了一位叫杜仲谋的男子，他年纪较大，土布土衣青年喊他老杜，也许同是上

海人的缘故吧，他们忘了年龄的相隔，很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老杜劝他试试从戏院生意方面入手，碰碰运气。于是，土布土衣青年和那位少妇一道，画了一张叫“市场调查”的图表，按着这张图表，土布土衣青年便没日没夜地挨家逐户调查访录，在短短三个月里，他几乎跑遍了新界、港岛、九龙半岛的每一个角落。

他见到满街满巷失业的工人，成千上万的贫民，他们挤在香港、九龙一带的山坡上，挤在白鸽笼般的木屋里愁眉不展。“丢那妈！美国佬在朝鲜打仗，封锁大陆，偏偏英国佬盲撞撞地跟随，香港的货物禁运大陆，我地班工厂佬就惨上加惨，我做开的那间厂一下子就关掉了，全厂百多工人日夜望天打卦！”在大街小巷，他满耳听到的都是这愤愤的咒骂声。

但另一面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到处可见的画栋雕梁的中西合璧的三四层旧式茶楼，从早到晚地聚着闲人逸士；挂了“麻雀耍乐”金字招牌的赌馆满街满巷；陈列活蛇、穿山甲、果子狸的珍禽海鲜馆老板，在通街的兜客；在湾仔，银行钱庄首饰店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摩罗差大汉”，柜台铺面装了粗粗的铁栅；在九龙油麻地庙街，小吃铺路边摊档沿街林立，很有点象上海老城，城隍庙一带的风味，杂耍的、卖唱的、江湖术士、卜卦算命、使刀舞枪、吞剑喷火、贩夫走卒，活脱脱一幅“上元上香图”！他偶然地闯入一家叫“告罗士打”的高级酒店，但脚跟还没站稳，便给穿了洋服的侍仔赶狗似地撵了出来。他咬咬牙，硬是不服气，终于给他闯了进去，把自己藏在大圆云石柱的座位阴影里。这时，他突然见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们的头嘹地转向门口处，随即，便有一位身穿黑色丝质礼服的高贵英国妇人走了进来，她的人已经进入酒店的大厅，但礼服的后摆却依然象长尾鸡般拖在门外的台阶上。她那优雅的步伐，那半露的

白皙的胸部，全裸的手臂，美艳的姿态，把那些黄皮肤的、英女皇御封为爵士、绅士名流们的目光都尽吸了去，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象接受皇帝检阅般行着注目礼，把这位据说是港督夫人迎了进来。看他们的模样，似乎恨不得跪在地上，行个三拜九叩大礼，方显得他们崇拜的真诚！

土布土衣青年溜烟似的冲了出来，他咬着牙，恨恨地喃喃自语道：“……你看着，终有一日，你们也要这样把我迎接进去。”

他回到那间泥屋，对那位少妇说：“行！在香港的中国人了不起！他们肯干、吃得苦！但偏偏就没人瞧得上眼！香港缺的是有眼光够魄力的企业家！那些赌场呀、麻雀馆呀、夜总会按摩院呀，通街可见，但就没有真正象样的工业！那些有钱人、大商家，把心思都放在酒色上面去了！这跟咱们的上海一个样……我说小秋啊，咱们可以捏紧这个机会，改变这个局面。”

少妇瞪大了眼珠：“办企业！改局面！咱现在可是住泥屋、吃咸菜豆腐哟！敲瓦片去办么？”

土布土衣青年神气飞扬：“咱们可以先从小的干起！例如办戏院生意，等积到钱，就好办了。”

“人家说，在荃湾办戏院就等于自杀。”

“不！别信这个邪！我探听过了，现在香港大部分的戏院每晚只放一场，白天就空了档，它空了咱们钻进去，来个白天黑夜地放，打破他们的成规，这应该是有可为的！”

就这样，这土布土衣青年夫妇，四出东求西贷，硬是筹来一笔租戏院的钱，虽然仅是那三几千元，他们却几乎为此跑断了腿。

在新界荃湾，一家破旧的电影院换上了新的招牌，那个土布土衣青年，骑在木梯子上，瞪着他自己亲手写的新戏院招牌，

俯身对在下面扶着木梯子的少妇说：“咱们总算是干起来了！只要勤恳负责，一定会有成果。”

这家新换了招牌的电影院门前，人头涌涌，越来越多。虽然已经是深夜十一时半了，但这间电影院却依然门庭若市。在这个小市镇的其他影院，却冷冷清清，一早就关上了大门。一个老板模样的金发洋人，在冷落的戏院门口探头转向那间新换老板的电影院，那眼神充满仇恨、恶毒……

这一切，象电光火闪一样，在李云镒面前划过！随即，他的面前便出现了一群嚣叫着的大汉，他们手持着弹弓刀，弹弓刀划破皮肉的嚓嚓声……然后是戏院里面噼噼啪啪的烈火焚烧声……最后，李云镒的手下意识地抚上了面颊，摸着 he 脸上那道令他刻骨铭心的、深深的疤痕！

“阿爸！阿妈是死了吗？她不回家了么？”

紧挨在李云镒身边的大儿子李锐怯生生地瞪着大眼睛问。

“……不！阿妈是睡了！阿妈不要睡，起身，起身……我要阿妈！我要阿妈！”

小儿子李文哇地一声哭喊着。

赵小兰朝躺在灵柩里的胞姐瞥了一眼，把这不懂事的小兄弟俩搂在怀里，说：“阿锐、阿文……乖！别哭，阿姨带着！乖，别哭了……”但她自己却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成个泪人儿。

李云镒的心突然象被尖针狠戳了一下，他猛地转身，一手一个把李锐、李文抱了起来，象发疯似地绕着灵柩急走完这最后的半圈“运财”仪式，压抑不住的泪水，滴下了他的脸颊，把他脸上那道深深的疤痕沾湿了。

三天后，港岛香云道李云镒府上，依然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

大客厅的金鱼缸，早就用白纸蒙住，数百条时值过千元的

名贵金鱼就只能隐在白框框里面游曳。大客厅地上铺的紫色地毯给换上白色的，连带天花板上垂吊的几盏大宫灯也被刻意调低了亮度。

客厅正面靠墙壁处，摆了一张大灵台，灵台的上方是一帧用黑丝绸绕边的赵小秋的遗像，遗像两旁，垂下两条白布，上面是李云镒手书的两行龙飞凤舞的墨笔字，右书：“懿德备仁慈，正果初成、举足登莲花世界”，左书：“芳型垂奕祀，仙骈不返，伤心听薤露歌声”。灵台上摆了香案烛台，烛光掩映，香烟缭绕。

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夜风颇劲，客厅外面大花园中清一色的偃松被风摧压着，不时向客厅这一面倾屈过来，它们的枝条拳屈成一团，以抗御风势的摧压，但风势稍弱，又腾地舒张开来，哗啦一声挺直了躯干。这种原产中国大陆的树种，是李云镒特地选种的，据说是他欣赏偃松这种能屈能伸的习性。

经过五天的喧闹，前来致祭的人客已少了许多。只有一些李府至亲的人客，东一簇西一簇地呆在大客厅中。

李锐、李文这小兄弟俩被披上麻穿上孝服，由死难者的胞妹赵小兰扶持着，坐在灵台侧边。李文的眼睛早就哭得通红，大概这时他的小心灵已经确信，阿妈是走了，永远不会再回家来了。李锐茫然地转着眼珠，似乎被这连串的吓人场面惊呆了。赵小兰的眼泪似乎早就流光，她的眼窝空空洞洞的，不时干抽一口冷气。

杜仲谋臂缠一块很宽很大的黑纱，在忙着招呼赶来吊祭的人客。他的舌头和双脚同时机械地移动着，间或停下来时，便默默地摇头叹气。

李云镒的堂妹李雪梅和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儿沈冰冰聚在一角。李雪梅不时替沈松柏捋平臂上弄皱了的黑纱，她极富感情，受了眼下这悲伤气氛的感染，圆而亮的眼睛便不时地涌出

泪水来。沈松柏隐在眼镜片后的眼珠鼓凸着，留意着大客厅中的一举一动，特别是那些他断定是有财势的人物，他更是眼巴巴地瞪着，就好象一头饿急了的狼在搜索猎物一样。他们的女儿沈冰冰睁着亮晶晶的杏形眼，动也不动，象一个老人精似的向四周专注地凝望着，甚至连她那光滑的小额头也现出两条惹人发笑的皱纹来。

从客厅中转过几重回廊，是一间不大、但非常整洁的书房。在书房内唯一的一张旋转式安乐椅上，李云镛象一尊石膏像般端坐着。他的眼睛固执地凝注着书房正中一幅新近挂上去的女人的相片。许久、许久，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他对着那幅女人相片，商量似地低语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秋，你说，你说……”

他的眼前，被一幅连着一幅的阴影遮蔽住，黑糊糊的，什么也瞧不见；他的心有如给人掏了出来，放在一根输送带上，在冰箱与火炉里面轮番地穿过，一忽儿给冰冻得僵冷，一忽儿又给烧灼得噉噉作响！……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他下意识地伸出了手，要把离了胸腔的心抢回来。他的手抬起了，却落在脸上，他的手指，突然触着他脸上那道深深的、神秘的疤痕！

这一霎间，他象突遭电击，他那紧抿的有一道很深皱纹的嘴角剧烈地抖动了……

这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在新界荃湾，一个土布土衣的青年在他那间新开张的电影院走出来。影院已散场许久，他最后一个走出来，他计算着这一天来的票房收入，他自信地笑了！……就在这时，四条大汉在暗处扑了出来，迎面一拳把土布土衣青年打翻在地，随即把他拖进电影院，又冲进十几条大汉，乒乒啪啪地在影院内肆意捣乱。